

军属的荣光

■杜善国

锃亮的“光荣军属”牌，有时喜爱得近乎刻板，就像他执拗又一丝不苟的性格。

那年“八一”，他应邀到县里参加军属座谈会。不知是什么给了他十足的勇气，他竟然当着各级领导的面说道：“儿子当兵10多年，连个光荣牌都没挂上。我们多次向上面反映，答复都是等年底一起挂，结果年年‘挂空挡’，大家心里都感到很失落。你们可能觉得这块牌匾算不了什么，既不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也不是权势和名望的标识，挂与不挂、早挂与晚挂都无所谓，但在我们这些军属的心中，它是党和国家对每个送子参军家庭的褒奖，是人民群众对为国牺牲奉献者的尊崇，挂与不挂不一样。”

望着父亲带着几分怒气的眼神，与会领导很尴尬，也深受震动。会散人去之后，他们连续多日组织人员，顶着烈日进村入户，为数千个送子女参军的家庭挂牌。挂到我们村那天，前来“捧场”的乡邻将各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并点燃了喜庆的鞭炮，氛围好像嫁女娶媳一样。父亲自然是心中乐开了花儿，在现场激动地拨通我的电话，与我分享那份难以掩饰的喜悦与光荣：“咱们家几代人从没像今儿这样风光过！”

时光如流水，已经把这段往事卷拂而去。家中每个人都知道，父亲几乎把这块牌匾和“五好家庭”牌匾当成了宝贝疙瘩，隔三岔五擦了又擦、抹了又抹。后来，历经岁月腐蚀，光荣牌生锈脱落，挂不上墙，他跑到乡里换了一块新的，旧的用一块红布包裹好，一直珍藏在装着金银细软的柜子里。

烦恼化为欢喜，幸福得以张扬，精神之花在父亲的心中愈加美艳繁华起来。这些年，他前后搬了3次家，每次搬新家时都把旧房上那块“光荣军属”牌摘下来，反复擦拭干净，然后单独揣在怀里带走。他对儿孙们说：“这块光荣牌，既是咱们家的名声牌，也是咱们家的荣誉牌，谁也不能把它看小了、看轻了、看虚了。”

三

父亲一辈子刚强无畏，不信神不信鬼，可他近乎把军属之名为一种精神图腾、一个自豪的符号，从中饱享绵绵无尽的心灵愉悦与精神满足。

“腊月廿八，打糕蒸馍贴花花。”有一年春节前夕，镇里打电话让父亲抽空去领优抚金和慰问品。他摆下电话，就骑车去镇政府找到领导：“我二弟当兵那阵儿，过年过节公社一大帮领导敲锣打鼓到家里慰问，热闹得就像全村办喜事似的，小孩子们跟着看热闹，鞋都挤丢了。到我儿子当兵了，却一声不响地让军属来领，你们咋就这么不当回事？”

镇领导一时语塞，第二天便带队挨个村敲锣打鼓慰问军烈属，动静弄得特别大，邻居都十分羡慕。那一刻，父亲心中的酸溜溜变成了美滋滋，喜不自胜地给我写信说：“今年这个春节喜盈门，既尝到了喜庆年味，也品出军属光荣的滋味。”

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村里组织群众向灾区捐助，父亲带头捐出积攒下的3000元，特意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写上“军属”两个字。没想到，村干部在宣读捐款人员名单时，“军属”两个字是被念丢了，父亲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要求宣读人按他信封上写的重新念一遍。人家到底还是依从了倔强的他，“军属”二字被高声地呼叫出来。就在那一刻，父亲的脸上顿时从阴转晴，洋溢着一种特殊的自豪感、光荣感。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每年的春节，对联都是父亲挥笔写下的，不是“英雄门第春光好，光荣人家花开早”，就是“英雄门第春光好，光荣之家喜事多”，墨香四溢，兵味十足。大门上贴的那对门神，既不是古代的文官武将，也非祈愿的道仙财神，而是身着荒漠迷彩、紧握手中钢枪的解放军战士，新颖醒目，寓意颇深。面对驻军战士的乡亲，他总是含笑言道：“解放军才是人民群众可亲可敬的守护神。贴着这对门神，咱老百姓多有安全感啊！”

四

父亲经历过灾难与贫困，常年靠做小本生意为营生，一年365天，天不亮就出发，回到家天都黑了，即使步入“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年岁，依然如此。然而，他把看电视的模式固定下来：《新闻联播》看完，接着就看央视七套的军事新闻，雷打不动，生命里也多了一缕飞霞。

国家和平，日子平和，父亲偶尔会拿出些时间给我写信，对军事新闻中报道的内容侃侃而谈，眼睛里仿佛迸射出一缕光芒。有一次，他在信中给我和妻子写道：“你们与其拎着海参鲍鱼燕窝探亲，不如多挣个荣誉回来。每当在电视里看到立功受表彰的军人，我虽坦然，也很羡慕。”

2000年1月29日，县里军地领导慰问组10余人，捧着“二等功臣之家”的牌匾到家里慰问。姐姐来电话说，父亲当时那个开心啊，真想往高里蹦，离地三尺三。送走慰问的人群，他情不自禁邀请几位老友到家里喝酒，直到酩酊大醉方才一一散去。

愿望的极致，便是诚笃的信仰。我11次立功受奖，家中的3间大瓦房并不宽绰，但客厅装修得还算讲究，我的那些喜报，全都十分醒目地挂在雪白的墙壁上，像是生怕别人看不到似的。

入伍后，我只陪父亲度过了8个春节。母亲去世那年，我在大年三十携妻

带女回家陪父亲过春节。然而大年初三中午，单位临时有紧急任务，打电话让我迅速返回。

放下电话，我去见午睡的父亲。他横卧在洁白的被子里，两鬓如霜的头露在外面，沧桑的面庞掩盖不住团聚的喜悦……面对我愧疚的眼神，父亲反而显得十分轻松：“爹是舍不得你们，但爹更理解你们，墙上的这些喜报对爹是最好的陪伴……”

五

有一天凌晨4时，父亲忽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家乡的好后生全被动员到部队去了。多少年了，他的日子就是在这种渴望中度过的。

家乡曾经也有过“当兵冷、征兵难”的情景，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每年的征兵海报一贴出来，他就骑着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穿街过巷，向适龄青年介绍政策，向家长现身说法，宣传送子参军的好处。一个多月，满身泥土，风吹日晒，他“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烧炭的，走近看是农家院的”，摔伤过很多次，也让雨水淋病不少回，但依然初衷不改。

军列开走了，新兵一个个踏上了征程，父亲仍然牵挂在心，用打电话或者写信的方式，要求我与他们结对子，帮助他们在军营建功立业。言语之间，全是命令的口吻。

父命难违。自此以后，父亲始终像对待自家儿女一样牵肠挂肚的那些兵，也总是牵动着我的神经。我给他们指点迷津，帮他们规划未来，为他们找准定位，有时还不远千里跑去做思想工作。好在他们个个优秀，人人上进，有近20人因为素质过硬在部队提了干，30多人成为班长、骨干或选取了士官。

这些兵与父亲无亲无故，但父亲不管听到他们中的哪一个有好消息，心里就仿佛堆满了七彩花瓣。

父亲高小毕业，也算是村里有文化的年长者，始终不忘文化与精神的本源。不知从何时起，他把弟弟闲置的木屋打扫干净，安装了一台电视，又弄来别人家弃之不用的橱柜，将家里上千本藏书分门别类地摆出来，还订了一些杂志报纸，门口高高挂起“军属书屋”的牌匾。每天，他早早地摆上一大壶香茶，招揽乡邻前来阅读。我每次探亲回家，都会被那热气腾腾的景象所感染，归队后便不由自主购买一些新书籍给父亲寄去。我明白，这个“军属书屋”尽管没有时尚的设计，却让父亲理想中的村庄落地开花，在家乡那片偏僻的土地上激起的涟漪，看得见，摸得着，孕育着动人的美。

父亲的眼睛永远闭上了，父子阴阳两隔，我只能与他那雕像般的背影遥遥相望，然而他念念不忘的“军属”二字，真切切震撼着我的心灵。

一瓣心香

父母真的老了。这种感觉虽然早就存在，但这一次让我刻骨铭心，有着酸酸的痛楚。

2020年9月，洪水退去后，我曾回老家探视。老家的房子经历1991年和2020年两次洪水浸泡，墙体开裂，屋顶漏水，老房成危房，至今不能入住。父母为了守着毁坏的老房和荒芜的田地，借住地势较高的邻近亲戚家，不愿离开村子。

低矮的老屋下，父母正在清理门前垃圾，佝偻的身躯、苍白的头发、孤独的眼神……一阵嘘寒问暖后，父亲端起杯子给我倒水，布满裂痕的手一直在颤抖。母亲提着菜篮前往菜园摘菜，步履蹒跚。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提前准备点土鸡蛋带给孙子吃。”“儿媳喜欢吃柿子，中秋节你们一定要回来采摘些！”临回前，父母反复叮嘱，并不断地将蔬菜瓜果塞满后备箱。

“你不是讲自己转业了，怎么还未能经常回来？”车子启动时，父母突然追问了我一句。看着父母期待的眼神，我一时难以解释，只能随口说：“快了，快了！”

父母渐老，我还未归。那时，我在上高中，父母刚40岁出头，每个周末回家，家中大门总是锁的。顺着田野喊去，父母或是挑着担子走回来，或是提着菜篮子满头大汗地赶回来。高卷的裤脚布满泥土，被风吹乱的头发上还沾着几根稻草，但他们的步履是那么有力量，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还能健步如飞。而如今，父母年逾古稀，空手向我跑来，已是踉踉跄跄。

高中毕业后，父母把我送到军营经受锤炼。离家前，我给父母的承诺是：10年后就回来！然而，28年过去，从边疆到内地，从少年到中年，我，还未归来。

我当兵的地方在“看天一道缝、看地一条沟”的云南怒江大峡谷，属全军三类以上艰苦地区。买不到菜、用不上电、通不了信是常态，工作艰辛、生活艰苦，一起入伍的老乡，大多产生了心理落差。为了军旅梦想，我在坚守中渐渐习惯，在习惯中渐渐热爱，最终不负父母期望，以良好的表现和优异的成绩，入了党，考了学，提了干。然而，离家越来越远，回家也越来越难。

入伍后第一次探亲，从边疆辗转七八天的车程，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家乡热土，心情无比激动。那天，母亲与我好像有心灵感应，离家还有好几条田埂，就见远处一个瘦弱的身影向我奔来，那是母亲！我急忙迎上去，两年多未见，母亲已明显苍老，人也消瘦很多。

后来，我上军校、回怒江、到西藏，直至返回安徽前，每一次回家，都能看到父母多生出了白发和皱纹；每一次离别，父母都会牵肠挂肚，翘首以盼。光阴带走了父母的芳华，让我猝不及防、难以接受，时常感叹岁月的无情流逝。

“我们很好，请放心！”“照顾好自己，不必牵挂我们！”为了让子女没有后顾之忧地追逐梦想，父母把爱与不舍深深埋藏在心底。正如放飞的风筝，尽管我们每一次展翅高飞都会牵动着父母的心弦，但飞得再高再远，他们从不收线叫

父母已老 我还未归

■徐红云

停，而是静候我们平安归来，并赋予我们再次高飞远行的力量。

以前，探亲次数很少，每次假期还未满，父母就催我早点归队，说部队上忙着呢，要早点回去工作。现在，回安徽后离家近了，回家的次数比以前多了，父母总爱问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希望我利用节假日回去取点他们自己种的菜。我知道，那是他们想让我回家看看。

这么多年，我对父母有太多的承诺，更有太多的失诺。因为知道只有他们会对我无限包容，所以在见面时或电话中，我有时说话比较随便，对他们或许少了一些尊重与关爱。更多时候，我们习惯了诚恳接受领导的批评，却对父母的叮嘱显得不耐烦；习惯了给战友和朋友过生日，却忘记了父母的生日；习惯了逢年过节慰问驻地敬老院，却很少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一声工作忙，一句没时间，就成了自己不回家最充分的理由。

我们时常关注孩子长大，却很少关注父母变老；时常关注自己工作干得好不好，却很少关注父母生活过得好不好。直到有一天，自己不经意的一次回头，在与父母目光对视的一瞬间，才突然发觉父母真的老了。

做儿女的到了当父母的年龄，才懂父母的心情。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孝顺父母，陪伴亲情，有时间，常回家看看；没时间，多打打电话。哪怕是一声呼唤、一句问候，都会让父母不再孤独，让亲情充盈家庭。我想，最成功的事业不一定要有父母的参与，但最幸福的生活一定要包含父母的快乐。作为子女，无论在哪儿，一定要同父母心心相印！

国防纪事

2018年12月12日12时，在父亲的灵堂前诵读祭文的先生，庄重得像在回顾一篇史诗，而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只有两个闪光大字：军属。

岁月匆迫，犹如弹指之间。数十年来，父亲素怀血性硬气，无论什么大事难事在他的眼里都不是事，唯独军属这两个字在心中重若千钧，如旗帜般飘扬在他的精神高地，延宕着他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一

父亲向往参军，却一生无缘军旅。只是到了24岁那年，当他从奶奶的一封信来信中听说，因为家中缺少劳力村里不允许二叔当兵，便义无反顾地辞去铁路上的公职，以返乡务农的人生代价，成就了二叔的参军梦想。

顶着军属的名分，父亲的生活便多了几分军味。小时候，他最爱陪我们姐弟看《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打仗的片子。睡觉时床前的歌谣，也多是军歌的调子。玩具枪是男孩子最心爱的玩具，他自然也买得最多。反正，儿女的要求只要和“兵”有关，他便会答应和支持。

好政策加上父亲的好气力，家中的生活由贫困走向殷实。30年前的夏末秋初，我高考落榜，他挺直了腰板找到村干部说：“俺家里现在啥都不缺，就缺光荣名分；大儿子啥都不差，就差摔打磨砺，你们把孩子送到部队大学校成才吧。”

经过一番十分严格的检查和考核，我总算圆了父亲送子参军的心愿。1991年12月11日，他骑着摩托车，载着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背着背包的我，风驰电掣般来到县人武部大院报到。坐在后座上，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急剧加速的心跳，仿佛是他自己将要踏上军旅之路。

大雪之后，乡政府给家里送去一个瓷茶缸和一块白毛巾，上面赫然印着红色大字“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这两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慰问品，一直是父亲压箱底的宝贝，始终舍不得用。我们姐弟后来多次调侃此事，他总是笑而不答，有次算是被说急了，就涨红着脸说：“俺就是图这份光荣的感觉！”

若干年后，瓷茶缸口沿和外壁的搪瓷脱落，父亲却不愿丢弃，仍然一往情深，仿佛每天都得到提醒：有瓷茶缸相伴，他觉得自己永远都拥有那份荣光。

二

父亲心中最珍贵的，要数那块金黄

短笛新韵

熄灯号响了

■王文福

像一阵温柔的风在飘
像一条欢乐的河在笑
不分明是那亲切的记忆
妈妈说
好孩子 快睡觉

军营 吹响了熄灯号
看起来 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
谁知道那颗年轻的心
在哪儿欢跳
也许飞回了母亲的怀里
白天没时间
夜晚总可以回去瞧瞧
也许正在激烈地战斗
平常没机会
梦中总可以尝尝打仗的味道

军营 吹响了熄灯号
把疲劳扔给夜
把烦恼丢给夜
和明天的曙光一道醒来的
是撼动山岳的力量
是充满智慧的大脑
是更明亮的眼睛呵
更明亮的刺刀

军营 吹响了熄灯号
哨兵的枪刺在号声里闪耀

夜读当学陆放翁

■冯 斌

至“韦编屡绝”之境。

当然，他的夜读是极具画面感的，“挑灯夜读书，油漏意未已”，一幅灯焰渐息的画面柔和地铺开。我们能感受到陆游热衷于读书，哪怕灯油烧干仍意犹未尽。正是“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他志于读书，并希望将满屋书和嗜书的习惯，都传给儿孙。

从时序上看，陆游的夜读不分春夏秋冬。譬如《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的题词就可见一斑。“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细览这首诗文，一抹禅意和哲思在夜读中衍发。可以想见的是，他在合卷之后，合目回味，反刍书中精粹，自是惬意满怀。

秋雨萧萧的夜里，陆游挑灯开卷，思绪无尽散发。他所写《秋夜读书》中有语，“门前客三千，帐下兵十万，人生可意事，随手风雨散。”你看，读书之快胜过门客三千，高官厚禄何如捧卷之娱？而且，他写下“吾儿幸能继”，无疑在传达一个宝贵的观点，即书籍是需要继承的精神财富。于是，他在《秋夜读书示儿子》中告诫儿孙，“呼灯取书读，不能尽数纸。”举家读书的良好氛围氤氲中，书香自是四溢。

春夏，最是读书好时光——陆游又怎会辜负？他的《春夜读书》《夏夜读书自嘲》内容别出机杼。乃至逢落雨时节，他也将夜读进行到底，比如传播甚广的《雨夜读书》……

值得思考的是，陆游夜读选取的

书可为后人镜鉴。

善于学习的他会夜读圣贤佳作。《夜读岑嘉州诗集》《夜读隐书有感》就是他很用心的“读后感”。“诗思寻常有，偏於客路新。”从《夜读巩仲至闻中诗有怀其人》中，可见他善于向他所描述的“不凡人”巩仲至学习，见贤思齐的求学态度极为赤诚。他还会读古代典故。《夜读刘伯伦传戏作》，就有对“荷锄任理”典故别具匠心的论述。他走近“竹林七贤”之一刘伯伦，品鉴其行事之风，诗句很见思想玄机。

一生报国心难凉。中年人蜀的他能毅然投身军旅生活，又怎会不爱兵书？“八月风闻夕，千载孙吴书。”他的《夜读兵书》抒发抱负，贯穿着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心谋打仗的他慨叹“万乘久巡狩，两京尽丘墟”，更盼望驰骋疆场。即使他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在夜读范成大的《揽辔录》时，他不住挥涕，写下“亦逢汉节解沾衣”的血泪之语。《揽辔录》是范成大出使金国所写文稿，当中记述了沦陷的中原人民见到北宋使者痛哭不已的场景。书中人哭，书外人泣，夜读的情感共鸣源于报国的忠与苍生的爱融为一体。

“我死斯言存，观者有追叹。”陆游未必料到，他的夜读诗文流传数百年依旧光华不减。读书，从来是我辈的使命。我们咏叹“诗书脱秦厄，天意固在此”，感受古人这份振聋发聩的读书宣言，心中自是壮怀激烈。



山水之间（中国画）

张 璐 作